

二十七

她说她真想回到童年去，那时候无忧无虑。每天上学连头都是外婆给梳，再给她把辫子编好。两条长长的辫子，亮光光的，总不松不紧，都说她这两条长辫子真好看。外婆死了，她就再也不扎辫子了，把头发剪了，故意剪得短短的，连红卫兵当时时兴的两把小刷都扎不起来，为的是抗议。她父亲当时被隔离审查，关在他工作的机关大院里，不让回家，她母亲半个月送一次换洗衣服，从来也不要她去。后来母亲带着她一起被赶到农村，她也没资格加入红小兵。她说，她这一生最幸福还是她留长辫子的时候，外婆像只老猫，总在她身边打盹，她就特别安心。

她说她现在已经老了，说的是心老了，她不会为了一丁点小事就轻易激动不已。以前，甚至完全不为什么，她就会哭，眼泪那么充沛，打心眼里迳直流出来，全不费一点气力，那样特别舒服。

她说她有个女朋友叫玲玲，她们从小就要好。她总那么可爱，她只要看着你，看着看着脸蛋上就出现个酒窝。现在人家也已经做母亲了，懒洋洋的，说话都那个调，把尾音拖得老长，像总也没睡醒。她还是少女的时候，那叽叽喳喳的劲儿像只麻雀，同她在一起就成天胡说，没有一刻停的，说她就想去玩，说一下雨不知为什么心情就特别忧郁，说我想卡死你，还起劲真卡脖子，弄得人痒呵呵的。

有一回，夏天的夜晚，她们一起坐在湖边，望着夜空，她说她特别想躺在她怀里，玲玲说她想做小妈妈，她们就格格的笑互相打闹。月亮升起来之前，她问你知不知道，夜空那时候灰蓝灰蓝的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噢，月光从月冠上流出来，她问你没见过那种景象？滚滚流淌，然后平铺开，一片滚动而来的雾。她说她们还都听见月光在响，流过树梢的时候，树梢像水流中波动的水草，她们就都哭了。眼泪泉水一般涌了出来，像流淌的月光一样，心里特别舒服，玲玲的头发，她现在还感觉得到，弄着她的脸，她们就脸贴着脸，玲玲的脸也挺烫。有一种莲花，她说不是睡莲，也不是荷花，比荷花要小，比睡莲要大，就开在黑暗中，金红的花蕊，黑暗中放出幽光，粉红的花瓣油脂一样，像玲玲小时候粉红的耳朵，不过没有那么多茸毛，光亮得像她小手指上的指甲，啊那时候她修长的小指甲长得像贝壳，可那粉红的花瓣并不光亮，长得耳朵样厚实，颤抖着缓缓张开。

你说你也看见了，你看见颤悠悠张开的花瓣，中间毛茸茸金黄的花蕊，花蕊也都在颤栗。是的，她说。你握住她的手。噢，不要，她说，她要你听她说下去，她说她有种庄严感，是你不明白的，你难道不愿意明白吗？不愿意了解她吗？她说那种庄严有如圣洁的音乐。她特别喜欢圣母，圣母怀抱婴儿的样子，垂下眼帘，那双柔软的手上那纤细的手指。她说她也希望做母亲，抱着她的小宝贝，那纯洁的，温暖的，肉乎乎的生命，在她胸前吮她的乳汁。地是种纯洁的感情，你明白吗？你说你想明白。那就是你还不明，你真笨呀，她说。

她说有一层厚厚的帷幕，一层又一层，都垂挂着，在里面走动，人就像滑行，将丝绒的墨

绿色的帷幕轻轻拂开，在其间穿过，不必见任何人，就穿行在帷幕的折皱之间，无声无息，声音都被帷幕吸收了，只有一丝音乐，一丝被帷幕吸收过滤后没有一点杂质纯洁的音乐，悠悠流淌，来自黑暗中一个发出柔和的莹光的源头，流经之处都显出幽光。

她说她有个姑妈长得特别漂亮，当着她的面，时常只穿个很小的乳罩和一丁点的三角裤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她总想去摸摸她的光腿，但始终没敢。她说她那时候，还是个干瘦的小丫头，她想她永远也不会长得有姑妈漂亮。她姑妈左一个右一个男朋友，经常同时收到好几份情书。她是个演员，追求她的男人特别多，她总说她都被他们烦死了，其实，她就喜欢这样。后来她同一个军官结婚了，那人把她看得严严的，回去稍微迟了一点就得盘问她，还动手打她。她说她那时真不明白她姑妈为什么不离开他，竟然能忍受这种欺负。

她还说她喜欢过一位老师，教他们班的数学，噢，那完全是一个小女孩的感情。她就喜欢他讲课的声音，数学本来最枯燥无味，可她就喜欢他的喉音，作业做得也特别认真。有一回考试她得了八十九分，她还大哭了一场。课堂上，卷子发下来，她一拿到手就哭了。老师把她的卷子要回去，说给她再看看，重新判卷又给她加了几分，她说她才不要呢，才不要呢，把卷子扔到地上，当全班同学的面止不住大哭，那当然很丢人，为了这事她便不再理他，也不叫他老师。暑假过后，他不再教她这班，可她总怀念这老师，她喜欢他用喉头说话，那声音特别浑厚。